

## 麦客

史飞翔

## 独舞

路来森



着对面跳舞的那些老年人。她眺望的神情很专注，凝神静目，似乎忘记了身后的商店。但脚，却情不自禁随着音乐敲动，很显然，她是沉浸其中的。我甚至注意到，她那种凝视的目光里，有一种无法掩饰的渴求和贪婪。她真的很需要一场欢快的舞蹈，可是，她不能，她不能离开她的商店，也许，全家人的生活开支，都依赖于她的商店。她只能在街道的这一边，成为一个观望者。对于她的这种生命状态，我投去同情的目光。

渐渐地，后来，我再从她的商店前经过的时候，我发现，面对街道另一边的舞者，她不再是单纯的观望，她开始了模仿。眼睛直直地望着对面，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跟着学。对面舞者的动作，俱已娴熟，贯通流畅，行云流水；而她却不能，她只能断断续续，一招一式地模仿，机械、呆板，稚拙的让人禁不住生发出一份同情。路过的行人，多会看看她，看看她那傻傻的、神经兮兮的样子，甚至发出轻微的嘲笑。可她不在意，全然不放在心上，她只是专注地学，也许，她太喜欢跳舞了，她需要像别人那样，去舞动自己的心灵。

那一个晚上，我又从她的商店前经过，时间尚早，街道对面，舞蹈的曲子刚刚播放。我惊奇地发现，她早已站在了商店门前的小平台上。身着一袭橘黄色的运动装，随着曲子的播放，她翩翩起舞。眼见得，她已不是单纯的模仿，她的动作已经非常娴熟，贯通、流畅，手脚的摆动、挪移，俱已注入音乐的旋律之中。我看看南边，想找出她的动作是否和别人有不一样的地方，是否有学的不对的地方，没有，完全的协调一致。不仅如此，由于她的腿部修长，动作反而比别人更加舒展优美。我禁不住停了下来，看着她在那儿起舞；一些走路的人，也停了下来，渐渐地围成了一个小圈子，她就在中间，在那个小平台上，兀自地舞着。她完全沉醉了，沉醉在曲子的优美旋律中，沉醉在动作的轻柔舒缓中。那一夜晚，天地，成了她自己的华丽的舞台，她舞着、跳着，如痴如醉，酣畅淋漓，完全是一个人的舞蹈。人们，看到了一种生命激情的奔放和倾泻……直到曲子戛然而止，她如大梦初醒，看看周围的人，脸上露出羞赧、灿然一笑。

那一刻，我只有感动，感动这人生的精彩。也许，人生就是这样：只要你对生活有一份热爱和执着，生活就会报答你一份灿烂和辉煌。

## 配角爱

有一次，父亲的一个亲戚家里办喜事，去住了三五日，我回家陪母亲，以为这次没人对母亲的行为指手画脚了，母亲可以安生过几天好日子。

谁知母亲却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买菜的时候问我买什么菜，吃饭的时候母亲问我要不要加绿豆，喝茶的时候，母亲问我喝绿茶还是红茶。这些小事平常母亲都是问父亲，父亲不在家，母亲便六神无主，我第一次明白，原来父亲一直是母亲的主心骨。

曾经在一篇文章里看到，有一个家庭里，女主人是主角，而男人是配角，男人永远围着女主人转，孩子的笔触里流露出悲哀的情绪。其实我则觉得不然，一个家庭里，无论是男人做配角，还是女人做配角都是性格使然，做配角自有做配角的幸福，因为爱，谁做绿叶、谁做配角又如何？别人不会懂得和体会其中的甜蜜？当然别人怎么看就更不重要。

爱情里，其实没有主角配角之分，相爱的人都是主角，可是居家过日子就不同了，一个家庭里只能有一个主角，就像一艘船只能有一个船长，家有千人，主事一人，父亲和母亲是生活在旧式家庭里的人，他们的爱也是老式爱，母亲觉得做父亲的配角没什么不对，两个人在一起，总要有一个人去忍让和包容，针尖对麦芒，日子还怎么过去？父亲和母亲在一起，相携相扶，平安走过人生很长一段路，其中很大一部分功劳该是母亲的，母亲用她的睿智、关爱和柔情，爱着父亲和我们，并不计较其中的主次、得失，才使得这个家像大海上的一艘小船，一直在平安的驶向远方。

每逢麦黄时节我就变得焦灼不安。那一望无际的金黄的麦浪总会无端地勾起我许多甜蜜而又残忍的回忆。十几年前我也曾以“农民”的身份劳作在那广阔的天地之间。对于农村、农民的种种感受我至今铭心刻骨。而这其中最难忘的要算麦客了。

那时每当麦黄时节总会有一群群的农民，他们或兄弟同行，或夫妻相随，一路风尘仆仆，来到小麦产区关中平原，寻人雇佣，替人割麦，用汗水换取微薄的收入，以补家用。关中人称他们为“麦客”——季节性流动的割麦人。这些麦客大多来自北方的一些贫困地区，像陕西的长武、彬县、淳化、旬邑、麟游等县，再远一些就是宁夏、甘肃。这些麦客或徒步行走，或扒汽车、火车，由北到南一路追寻金黄的麦浪，边割边退，直至回到自己的家乡。

麦客是异常辛苦的。他们的旅途充满了危机，车祸、暴雨、盗贼、疾病，外加各种突如其来的灾祸，可以说是随时随地面临威胁。他们中有扒车摔伤摔死的，路上病死的，中暑累死的，也有因口角而被人打死的。但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年年要来“赶场”，疲惫不堪而又欢欣鼓舞。每到一地，他们寻找屋檐、街道、车站放下铺盖行李就地一躺，等待雇主的光临。运气好的话一天可以挣个六七十块钱，若是一连几天下雨，他们便不免要着急了。因为每当这个时候吃饭便成了问题。因此，麦客们无一不是盼望着大热天，天越热越好，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讨个好“赚钱”。这就是麦客——一个像候鸟一样为生存而来回迁徙出卖苦力的特殊的劳动群体。没有人体谅麦客们离乡背井的那份失落、艰辛、自卑和懦弱。为了生存他们冒烈日、战酷暑，任麦芒扎遍全身，任汗水湿透衣裳；为了生存，他们忍辱负重、息事宁人、仰人鼻息。每当麦收完毕，麦客们便揣着或饱或瘪的腰包，带着或喜或忧的心情，背起挣钱的家当，复又浩浩荡荡地打道回家了。家里或许有年逾古稀的老母以及妻子儿女在焦急地企盼着他们平安顺利地归来。

对于麦客我一直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不仅佩服于他们的吃苦精神，更感念于他们金子般的、素朴的心。有一年，我家雇了几个年过半百的麦客。父亲要我跟随他们去地里扶麦捆。那是一个异常炎热的夏日的午后。太阳火毒火毒。麦客中年龄最大的一个老汉对我说：“少掌柜的，天太热了，你先去一旁歇着，等我们割得差不多了，你再过来扶。”于是我来到地头的一个空苹果树房，往那土炕上一躺。等我醒来时已是日头偏西。再看那几个麦客，他们正光着上身躺在坚硬的麦茬地里，身后的一片麦子早已收割完毕，而且一捆捆立得笔直。“你们怎么不叫我呢？”“我们看你太累了，就没忍心叫。”一个满口黄牙的麦客，憨厚地咧着嘴笑着说。

同样还是那一年，我邻居雇用的麦客是一对母子。年轻的是儿子，三十多岁，年迈的是母亲，已是五六十岁了，满头白发。收麦的时候，儿子在前面割，母亲则跪在地里打捆。多少年过去了，我仍能清晰记得当年那母子二人割麦的情形。



我经常从她的商店前经过，我们并不相识，可路过的次数多了，也就似曾相识了。见了面，点点头，或者只是笑笑。她看上去五十多岁，身体微胖，始终微笑着。商店前，有一个小平台，见她时常站在那儿，将买物的顾客迎进送出，总是面带微笑，一脸的和蔼。我觉得，她，活得很阳光。

商店的对面，是一条街道，街道的另一边，有一个小广场。这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广场上总会有一些老年人在跳舞。扩音器里放着的是流行舞曲，曲子很优美，舒缓而富有节奏感。伴随着曲子，一群老年人在舞着。我不知道这舞蹈的名字，可我能看到和感受到那些舞着的老年人，他们跳舞时的欢快和兴奋。动作舒展流畅，舞姿翩翩，身体的节奏，完全融入了曲子的旋律之中，愉悦的心情，在流淌，在释放。

这一边，开商店的女人，最初的几个晚上，我从她的商店前经过，经常看到她，站在小平台上，在眺望，隔街望

积雪草

在母亲和父亲的婚姻中，母亲一直任劳任怨地扮演着配角的角色。

第一次意识到母亲的人生里一直充当着父亲的配角的角色，很为母亲不甘。母亲虽不是什么大家闺秀，也非小家碧玉，母亲只是一个平常人家的女儿，但母亲的涵养、人品以及为人处事的豁达与从容，在我的眼里都是最好的。可是母亲却心甘情愿地为父亲当配角，被父亲“呼来喝去”。

父亲是那种典型的“大男人”做派，常常吃饭的时候，就会偶发灵感地说菜淡了，然后数落母亲，厨艺越来越退步了，几十岁的人了，也不知怎么搞的，越来越活不明白了。母亲乐，并不回言，颠颠地去厨房拿盐。喝水的时候，父亲嫌热，也会唠叨几句，装开水的时候就不会留一些凉着啊？母亲就一个劲地检讨：“我忘了，下次一定会记得的。”这些举手之劳的小事，父亲爱唠叨，母亲也乐意听，父亲说什么，母亲就做什么，从来不会为这些小事争吵不休。

然，我却为母亲鸣不平，如果换作我，还不得大吵一场啊？我立场坚定地站在母亲一边，惟恐天下不乱的给母亲打气：“别怕他，有我呢。”母亲却说：“结婚久了，知道你父亲是一个主观的人，所以小事情根本不和他计较，当配角就配角吧，红花还要绿叶扶呢，一个家里，大家都随性而为，非乱套不可。”

配角，其实只是一种外在形式，家中如果有大事，父亲也并非一个人独断，母亲总会以柔克刚的绕指柔，令父亲做出理性和正确的判断。其实配角也不是那么好当的，首先要有宽阔的心胸，容人的雅量。